

“五窦”交游考

雷恩海 田玉芳

唐代宗朝,左拾遗窦叔向工于五言诗,名冠流辈,其五子常(中行)、牟(贻周)、群(丹列)、庠(胄卿)、巩(友封),皆以诗名于当时,人称“五窦”,唐褚藏言编《窦氏联珠集》,收五人诗共一百首,《四部丛刊》三编据嘉业堂藏宋刊本影印,弥足珍贵,而《全唐诗》卷二七一收五人诗一百三十首,卷八八三补窦巩诗一首。五窦创作了大量的酬唱寄送诗,涉及到许多王公卿相、文人士子,交游十分广阔,他们和贞元、元和时期的政坛势要、知名文人、中小官吏、隐士及方外之人均有来往。与时人的交往,特别是和势要、文学家的交往,势必会影响到五窦的仕途升迁和诗歌创作,因此研究五窦的交游,不但可以展现五窦的人际往还、社会生活,亦可考见五窦声名鹊起的深层缘由,为深入理解其诗提供良好的背景。今笔者在研读窦诗的基础上,结合五窦生平,选取与五窦交往者中有代表性的作简要考述,以期见微知著。

一、五窦与势要的交往

1. 杜佑

杜佑,唐德宗、宪宗两朝重臣,《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有传。杜佑有着卓越的政治才能,《旧唐书》本传云:“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皁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名重当时,所修《通典》一书,博约而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①。

褚藏言《窦常传》云:“其年(贞元十四年),淮南节度左仆射霸陵杜公奏为参谋,授秘书省校书郎。厥后历泉府从事,由协律郎迁监察御史里行。”^②杜公

^①《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②《四部丛刊》三编《窦氏联珠集》,下引褚藏言《传》及窦诗、友朋酬唱诗,出此书者不再注出。

即杜佑。贞元十四年,经历了二十年不仕的窦常为杜佑辟为淮南节度参谋,其后追随杜佑多年。杜佑为人平易逊顺,与物不违忤,宽假僚佐,且孜孜于学,幕主僚佐,颇为相得。在这样宽松而有浓郁学术气氛的环境中,既历练吏事,亦能培养学识,窦常的心境无疑是舒畅的。

元和七年杜佑致仕时,窦常作《奉贺太保岐公承恩致仕》贺之,诗云:“君为宫保及清时,冠盖初闲拜舞迟。五色诏中宣九德,百寮班外置三师。山泉遂性休称疾,子弟能官各受词。不学铸金思范蠡,乞言犹许上丹墀。”此诗櫟括杜佑事迹,颇为扼要中肯。高度赞扬了杜佑的文治武功及风雅生活、家族之兴盛,尤其突现圣顾不倦,表达对有知遇之恩的岐国公的崇敬之情。与杜佑这样的重臣儒雅之士相交接,无疑给予窦常心性 & 仕宦比较深远的影响。

2. 韦夏卿

韦夏卿,字云客,贞元八年为常州刺史,十二年改苏州刺史,入为吏部侍郎,十七年改京兆尹,永贞元年改太子少保。元和元年三月卒,年六十四,《旧唐书》卷一六五、《新唐书》卷一六二有传。夏卿性通简,好古,有远韵,谈说多闻,有识人之鉴,《大唐传载》云:“韦献公夏卿不经方镇,惟止于东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隋、皇甫崖州铸皆为宰相,张尚书贾、段给事平仲、卫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谏议景俭、李湖南词皆至显官,亦名知人矣。”^①

窦群也是经由韦夏卿举荐的。藏言《窦群传》云:“弱冠不乐进士之科,便于著书,耕垦坟籍。既孤,以蔬素自适,著书于毗陵之西。偏给长兄之俸,而与诸季安于膝下者十稔。洎再罹内艰殆尽而复全者数四,厥后郡守、给事中京兆韦公夏卿知公,以为江左文雅,无出其右。适贞元十年诏征天下隐居丘园、不求闻达之士,韦公遂荐焉。”“其后韦公移牧吴郡,又以公所著《史记名臣疏》三十四卷进,人皆寝而不报。人皆异之。公自以为通塞系于命,静而俟之。厥后韦公入为天官侍郎,改京兆尹。中谢之日,德宗与之绪言……奏曰:‘臣守毗陵日,荐处士窦群于时,独蒙不录。后臣在苏州,又进窦群所著《名臣疏》,又蒙不答。臣以为以人而废,在臣则当,然言群则屈。’上乃惊……便宣即令召对,此贞元十八年也。”韦夏卿荐举窦群,乃因崇儒之共同倾向,《旧唐书》卷一六五《韦夏卿传》云:“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②正是因为韦夏卿不余遗力之举荐,使得窦群声誉甚隆,才能顺利入仕,且受到了德宗的礼遇,为窦群日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便利条件。韦夏卿在窦群的仕途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窦群对韦夏卿自然是感激非常,应该有诗歌赠答,惜未见流传。

3.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苍,贞元中曾擢为御史中丞,元和二年拜相,十月出为剑南西

^①佚名:《大唐传载》,四库全书本。

^②《旧唐书·韦夏卿传》,第4297页。

川节度使,八年复入相,十年因力主平淮西吴元济叛乱,遇刺身亡,《旧唐书》卷一五八、《新唐书》卷一五二有传。武元衡持平无私、纲条悉举、重慎端谨,为人称重,德宗在位时曾赞其有宰相之器。

职是之故,元和二年武元衡入相,与窦群往来较多,武元衡很赏识窦群,曾提拔其为吏部郎中,《旧唐书·窦群传》中有记载^①。后武元衡出剑南西川节度使,庶事节约,务以便人,且开府极一时之选。窦群作《贞元末东院尝接事今西川武相公,于兹三周,谬领中宪,徘徊厅宇,多获文篇,夏日即事,因继四韵》诗赠之,有“弹冠惊迹近,专席感恩偏”语,表达了对武之爱重的感恩之情。其后窦群被贬黔州观察使,赴任途中经蜀,武元衡作《窦三中丞去岁有台中五言四韵之什,未及酬答,承领镇黔南,途经蜀门,百里而近,愿言款觐,封略间之,因追酬曩篇,持以为赠》勉励窦群,诗云“在昔谬司宪,尝僚唯有君”,表明武元衡在朝期间与窦群过从甚密;“削稿书难见,除苛事早闻”,可见永贞元年因反对王叔文党而惺惺相惜。元和六年九月窦群被贬为开州刺史,武元衡作《晨兴赠友寄呈窦开州》赠之,窦群因作《奉酬西川武相公晨兴赠友见示之作》,有云:“情同如兰臭,惠比反魂香”、“殷勤见知己,掩抑绕中肠”、“隙驷不我待,路人易相忘。孤老空许国,幽报期苍苍”,感慨于“情同兰臭”,且重申会铭记武元衡对他的恩惠,诗尾感叹自己孤老边地,微露期望武元衡再度举荐之意。这首诗在把窦、武友情表现得深厚绵长的同时,又体现出二人朋友交情中带有上下之别的特殊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友情,使窦群在倾诉感慨的同时又有所顾忌,故诗多蕴藉,语辞审慎。

武元衡工诗,张为《诗人主客图》列为“瓌奇美丽主”,《旧唐书》本传有云:“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②《吴礼部诗话》引时天彝评《唐百家诗选》:“武元衡、令狐楚皆以将相之重,声动一时,其诗宏毅阔远,与灞桥驴子上所得者异矣。”徐献忠《唐诗品》则比较细致地评价元衡之诗,曰:“伯苍词锋艳发,如青萍出匣,所向辄利,意度鲜华,如芳兰独秀,采思绵绵。五言长调,当时竟称绝艺。其在元和诸子,自权相(权德舆)而下,丰美孤高,此当独步。”而翁方纲则从诗史之视角来加以评论,《石洲诗话》卷二曰:“元和间权、武二相,词并清超,可接武钱、刘。武公之死,有关疆场,而文词复清隽不羁,可称中唐时之刘越石。”^③武元衡之诗,虽致理未绵密,然时露鲜华之度。窦群与之交游,自然有裨益于诗艺之长进。

^①《旧唐书·窦群传》云:“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爱重之(窦群),召入为吏部郎中。元衡辅政,举群代己为中丞”(第4121页)。《新唐书·窦群传》、褚藏言《窦群传》同。

^②《旧唐书·武元衡传》,第4161页。

^③卞孝萱:《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唐文学部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40页。

4. 韩皋

韩皋,字仲闻,名家子,夙负令名,祖休、父滉皆为宰相。贞元二十一年为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后入为东都留守。长庆二年转左仆射、东都留守,其年暴卒,年七十九。《旧唐书》卷一二九、《新唐书》卷一二六有传。《旧唐书》本传有云:

皋恃前辈,颇以简倨自处。顺宗时,王叔文党盛,皋嫉之,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皋从弟晔,幸于叔文,以告之,因出为鄂州刺史、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①

韩皋自恃门第,轻侮王叔文等,而窦群亦攻讦之,皋遂引窦氏昆仲为同党。《旧唐书》卷一五五《窦群传》附窦庠传:“吏部侍郎韩皋出镇武昌,辟为推官。皋移镇浙西,奏庠为节度副使、殿中侍御史,迁泽州刺史。”^②长庆二年韩皋为东都留守,又辟窦庠为汝州防御判官,窦庠在任上作《东都嘉量亭献留守韩仆射》,有云:“接武空惭蹇,修文敢并雄。岂须登岷首,然后奉羊公。”颂美很是得体。《陪留守韩仆射巡内至上阳宫感兴二首》则有无限兴亡之感。

韩皋文笔优长,曾知制诰,且精通音乐^③,窦庠曾三度在韩皋幕府供职,多次受赏识和提拔,关系也比较融洽,应该说韩皋的杰出艺术素养和良好的家世背景、较强的处理政务能力,都给予窦庠政事、艺术以积极影响。

5. 杨凭

杨凭,字虚受,行十,大历九年登进士第为状元。历佐节度使幕,后为恭王傅分司东都,卒于元和十五年前,《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六〇有传。杨凭与弟凝、凌皆有文名,时称“三杨”,在当时名声很大,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云:“(杨凝)与伯氏嗣仁(杨凭)、叔氏恭履(杨凌),修天爵,振儒行,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④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⑤

①《旧唐书·韩皋传》,第3604页。

②《旧唐书·窦群传》,第4122页。褚藏言《窦庠传》:“府君初应进士,感于知己一言,遂从事于商洛,授国子主簿,未几而罢。后吏部侍郎韩公出镇武昌,美公之才,辟为节度推官,以监察御史。俄而昌黎移镇京口,用为度支副使,改殿中侍御史。”

③《旧唐书·韩皋传》:“俄丁父艰,德宗遣中人就第慰问,仍宣令论撰滉之事业,皋号泣承命,立草数千言,德宗嘉之。及免丧,执政者拟考功郎中,御笔加知制诰。”(第3604页)《大唐传载》有云:“韩太保生知音律,尝观客弹琴为《止息》,乃叹曰:妙哉!嵇生之音也。为是曲也,其当魏晋之际乎?《止息》与《广陵散》同出而异名也……止息者,晋虽兴,终止息于此。其音哀愤而嗷杀,操蹙而慄痛,永嘉之乱,其应乎此?叔夜撰此,将贻后代知音,且避晋祸,托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传其谬也欤?”

④《全唐文》卷四八九,第4997页。

⑤《全唐文》卷五七三,第5790页。

三杨与五窦齐名,杨氏自称关西杨震的后代^①,窦氏自称窦宪后代^②,均为名门之后,且两家都是颇有声名的文学家族,因此杨、窦互有往来。元和六年左右,时任恭王傅的杨凭作《窦洛阳见简篇章偶赠绝句》赠窦牟,诗云:“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南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将窦牟比作李杜,评价很高。窦牟作《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自悲由瑟无弹处,今作关西门下人”,表达了对这一文学华胄家族的倾慕。此时杨凭、窦牟都在东都任职,故有诗歌酬和,不无借家族声名而互相倚重的嫌疑。

从五窦与势要的交往可以看出,窦氏兄弟受到他们的赏识、揄扬而进入仕途,有的长年在其麾下任职,因此,势要在五窦的仕途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人,五窦既心怀感激又有所畏惧,因仕途的需要,必要的奉承应酬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五窦创作的奉赠权要的诗,多应酬的成分,诗多为篇首铺排,篇终结出酬和之意,颂扬之语颇多,同时表现得谨慎而有分寸。

二、五窦与文学家的交往

1. 刘禹锡

刘禹锡与窦常、窦群、窦巩三人都有交往。

永贞元年,刘禹锡贬朗州司马。直至元和八年窦常任朗州刺史,刘禹锡仍在朗州,窦常在赴任途中曾作《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诗云:“杏花榆荚晓风前,云际离离上峡船。江转数程淹驿骑,楚曾三户少人烟。看春又过清明节,算老重经癸巳年。幸得枉山当郡舍,在朝长咏卜居篇。”诗写景兼述怀,刘禹锡有《奉赠窦大员外兄松滋渡见寄之作》^③诗和之。窦常与刘禹锡在朗州共事两年,元和十年刘禹锡被诏征还后,二人的诗歌往来仍很频繁。在征还途中刘禹锡就曾作有《朗州窦员外见示与澧州元郎中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以继和》、《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④赠窦常;窦常刺夔州后,遇其府妓亡,刘禹锡又作《夔州窦员外使君见示悼妓诗顾余尝识之因命同作》、《窦夔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妓小红吹笙因和之》悼之。其往来之诗多写日常生活所见所感,自然质朴,轻松随意,可见刘窦二人的友谊比较深厚。

刘禹锡和窦群相识较早,贞元末同朝为官,其交往以“弹劾”始。据两《唐

①窦牟《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云:“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无弹处,今作关西门下人。”关西即指杨震。

②窦巩《经窦车骑故城》云:“荒陂古堞欲千年,名振图书剑在泉。今日诸孙拜坟树,愧无文字续燕然。”窦车骑即窦宪。

③诗附《窦氏联珠集》四部丛刊三编本窦常诗后,云:“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天人去住,水纹如縠燕参差。朱轮尚忆群飞雉,青绶初悬左顾龟。非是湓城鱼司马,水曹何事与新诗。”

④刘禹锡以下四首诗均在《全唐诗》卷三五九。

书》之《窦群传》记载,窦群不附王叔文党,弹劾刘禹锡等“挟邪乱政”,二人是有嫌隙的。至元和八年秋,窦群赴容州时途经朗州,见其兄窦常与刘禹锡,刘禹锡代窦群作《为容州窦中丞谢上表》^①,又作《和窦中丞晚入容江作》^②赠之,诗云:“汉郡三十六,郁林东南遥。人伦选清臣,天外颁诏条。桂水步秋浪,火山凌雾朝。分圻辨风物,入境闻讴谣。莎岸见长亭,烟林隔丽谯。日落舟益驶,川平旗自飘。珠浦远明灭,金沙晴动摇。一吟道中作,离思悬层霄。”称窦群为“清臣”,结句微露送别之意,此诗多铺陈而少真情。刘禹锡与窦群并无深交,加之此前有嫌隙,之所以作此诗乃碍于上司朗州刺史窦常的情面,应付的成分居多。

刘禹锡曾与窦常在朗州共事,对窦氏昆仲了解日多,且结识了窦巩。元和十年刘禹锡被诏还京时,途经江陵,窦巩于荆南节度使袁滋幕作《送刘禹锡》赠之^③,诗云:“十年憔悴武陵溪,鹤病深林玉在泥。今日太行平似砥,九霄初倚入云梯。”为刘禹锡经历了十年困守、终得诏还而感到高兴。除此诗外,再无关于刘禹锡与窦巩交往的记载。

与窦庠可能是间接关系,未必谋面,刘禹锡有《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一诗,乃和韩愈诗。

2. 韩愈

韩愈和窦牟交情甚厚。早在建中二年(782),韩愈十四岁时就曾见过闲居广陵的窦牟,窦牟“和粹积中,文华外发,唯琴与酒,克俭于家,时人以为有前古风韵”^④,给韩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庆二年(822)窦牟卒后,韩愈为之作《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⑤就提起此事,并云:“始以师视公,而终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壮先后致异,公可谓笃厚文行君子矣。”倾慕之情,溢于言表。窦牟虽年长韩愈十九岁,但温和谦逊,待韩愈如朋友,使得当日汲汲求进、奔走于京洛道上而仕进无门、备感世态炎凉、孤孑一身的韩退之大为感动,至晚年仍甚称窦牟为“笃厚文行君子”。元和五年窦牟为洛阳令时,亦曾与韩愈同游,作《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韩愈亦有诗相和^⑥。

①《全唐文》卷六〇一,第6073页。

②《全唐诗》卷三六三,第4096页。

③《旧唐书·窦群传》附《窦巩传》:“袁滋镇滑州,辟为从事。滋改荆、襄二镇,皆从之掌管记之任。”(第4122页)《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九年九月,“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荆南节度使。”(第450页)十一年七月,“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唐州刺史、彰义军节度使、申光唐蔡随邓州观察使。”(第456页)故,窦巩此诗当作于元和十年刘禹锡被诏北归道经江陵时。

④褚藏言《窦牟传》,《窦氏联珠集》,四部丛刊三编本。

⑤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唐故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云:“愈少公十九岁,以童子得见,于今四十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4页。

⑥韩愈同题诗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蹇舄骑,来访驭风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附《窦氏联珠集》四部丛刊三编本窦牟诗后。

韩愈和窦庠也有来往。永贞元年窦庠为岳州刺史,恰逢贬谪阳山的韩愈徙江陵法曹,途经岳州,于是窦庠约韩愈登岳阳楼,并设宴款待,席间作《酬韩愈侍郎登岳阳楼见赠》,称赞韩氏“雅论冰生水,雄材刃发硎”,引为“知音”,并邀其痛饮一醉,以遣己“忆故山”的愁闷。韩愈作《岳阳楼别窦司直》^①和之,论及与窦庠的交情时说:“主人孩童旧,握手乍忻悵。怜我窜逐归,相见得无恙。”建中二年,韩愈在广陵曾见过窦牟及其昆仲,故云窦庠乃其孩童时的旧相识;随后,韩愈用了很大的篇幅自叙仕途的蹭蹬坎坷,喟叹“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新恩移府庭,逼侧厕诸将。”韩愈向这个孩童时的老相识无所顾忌地倾吐了遭遇贬谪的满腹牢骚和怨恨,表达了沉痛的悲苦和愤懑。韩愈敢于在窦庠面前如此激烈地批判时政、倾诉心声,可知二人交情匪浅。

3. 元稹

元稹与窦群、窦巩有交往,而与窦巩的交情较为深厚,现存窦巩赠元稹诗三首、元稹酬赠巩诗八首。

元和五年,窦巩赴滑州入义成节度使幕,元稹因贬江陵士曹参军而离京,分别之际元稹作《酬窦校书二十韵》^②赠之,有云:“鸥鹭元相得,杯觞每共传。芳游春烂漫,晴望月团圆。调笑风流剧,论文属对全。赏花珠并缀,看雪璧常连。”对往日之相得甚是眷恋,而今“及我辞云陛,逢君仕圃田。音徽千里断,魂梦两情偏”,江陵与滑州相隔千里,则不胜惜别之深情。元和六年,窦巩南行赴黔中拟入其兄窦群幕,道出江陵,作《江陵遇元九李六二侍御纪事书情呈十二韵》赠元微之,叙及二人深情,赞赏微之“学深通古字,心直触危机”之正道直行。元稹作《酬窦七相赠依次重用本韵》^③相和,云:“风波千里别,书信二年稀。乍见悲兼喜,犹言是与非。身名判作梦,杯盏莫相违。草馆同床宿,沙头待月归。”款款深情,溢于字里行间。当窦巩离开江陵时,微之作《送友封二首》^④,“惠和坊里当时别,岂料江陵送上船”,对人事变幻有无尽之感慨。又作《送友封》:“斗柄未回犹带闰,江痕潜上已生春。兰成宅里寻枯树,宋玉亭前别故人。”点明送别之时地,则窦巩于元和六年春离江陵赴黔中。

大和中元稹任浙东观察使,又辟窦巩为副使,二人诗歌唱和,镜湖、秦望之游益盛,时号兰亭绝唱^⑤。大和四年元稹除武昌军节度使,又辟窦巩为节度副使,窦巩作《忝职武昌初至夏口书事献府主相公》,诗云:“白发放櫜鞬,梁王爱

①《全唐诗》卷三三七,第3778页。

②《元稹集》卷一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128页。

③元稹诗附《窦氏联珠集》四部丛刊三编本窦巩诗后。

④此诗题注曰“黔府窦巩,字友封”,诗云:“若见中丞忽相问,为言腰折气冲天。”中丞,乃窦群。此诗当作于离别江陵赴黔中时。

⑤此事《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之《元稹传》皆有记载。

旧全。”用好贤的梁孝王的典故比喻元稹,自叹年老无用,却还深受赏识礼遇。元稹作《戏酬副史中丞见示四韵》和之,云“莫恨暂囊鞬,交游几个全……可怜俱老大,无处用闲钱。”同发暮年之叹以宽解其意。两次共事进一步加深了窦、元二人的友谊,窦巩和元稹的关系在其交往过程中有所变化,这在窦巩诗对元稹的称呼上就可以看到:起初二人是朋友,窦诗称元稹为“元九”、“元稹”^①;后来二人变成了上下级关系,窦诗中的称呼也起了变化,改为“府主相公”,而他们的友情却始终如一,所以元稹当了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仍顾念老友窦巩。

元稹与窦巩交好,由此结识了窦群。元稹和窦群的交往,只能从他的《奉和窦容州》^②中得到线索:窦群曾在元和八年任容管经略使,时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窦群赴容州时途经江陵,元稹作此诗。诗云:“明公莫讶容州远,一路潇湘景色浓。斑竹初成二妃庙,碧莲遥耸九疑峰。禁林闻道长倾凤,池水那能久滞龙。自叹风波去无极,不知何日又相逢。”将窦群比作龙凤,勉励窦群总有出头之日,但此诗并不像元稹写给窦巩的诗那样亲切,应酬成分居多。

除刘禹锡、韩愈、元稹外,柳宗元、白居易分别和窦常、窦巩有来往: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诏还京,途中作《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③,诗云:“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知苏武归。赐环留逸响,五马助征骑。不羡衡阳雁,春来前后飞。”诗直白地向朋友窦常表达了自己被徵还时喜悦的心情。另外,白居易和窦巩也有来往:窦巩素有“啜菽翁”之称,早在窦巩在滑州时,二人已经相识,白居易作《东南行一百韵》^④即云:“谈怜巩啜菽”,有谐谑揶揄之意。白居易为河南尹,曾作《微之见寄与窦七酬唱之什本韵外勇加二韵》^⑤和窦巩诗^⑥。此外乐天曾称赏窦巩的绝句,并收入《元白往还诗集》中^⑦。

4. 吕温

吕温,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二十年随张荐出使吐蕃,转侍御史,被拘留吐蕃经年,永贞元年回京。《旧唐书》卷一三七、《新唐书》卷一六〇有传。吕温文才卓著,文彩赡逸,乃《春秋》新经学的传人,为柳宗元、刘禹锡所称赏。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序》曰:“故余先后视二书,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

①窦巩《送元稹西归》。

②《元稹集》卷一八,第212页。

③《全唐诗》卷三五一,第3932页。

④《全唐诗》卷四三九,第4877页。

⑤附四部丛刊三编本《窦氏联珠集》窦巩诗后。

⑥窦巩《忝职武昌初至夏口书事献府主相公》。

⑦《唐诗纪事》卷三一“窦巩”条引乐天《与微之书》云:“君兴有馀力,且与仆悉索还往诗中,取其尤长者如……窦七元八绝句,博考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第485页)

葛武侯庙记》为上篇,其他咸有为而为之。始学左氏书,故其文微为富艳。”^①

吕温与窦群一向交好。滞留青海时,有《青海西寄窦三端公》,慨叹于“时同事弗同”“浮生任转蓬”的流离生涯^②。永贞元年,窦群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辟为节度副使,吕温曾代窦群作《代窦中丞与襄阳于相公书》^③。其后窦群入朝,曾举荐吕温为侍御史^④,元和三年构陷李吉甫同被贬出,吕温先被贬均州,后被贬道州。在贬谪期间,吕温与窦群仍有诗歌往来。吕温有《二月一日是贞元旧节有感绝句寄黔南窦三洛阳卢七》:“同事先皇立玉墀,中和旧节又支离。今朝各自看花处,万里遥知掩泪时。”^⑤遥想当年曾与窦群在朝中共事共度佳节,是何等欢乐,而如今却天各一方,万里之外,佳节又临,不禁顿起愁思。惜窦群酬唱诗不存。另外,吕温通过窦群认识了窦常,元和五年窦常为湖南都团练副使,吕温曾为之作《湖南都团练副使厅壁记》^⑥。

5. 包佶

包佶,字幼正,天宝六载登进士第,父融有名于时。贞元二年正月知贡举。四年转秘书监,封丹阳郡公,八年五月卒^⑦。

包佶与窦叔向交好^⑧,曾为窦叔向文集作序,包佶乃窦氏昆仲长辈;另据《旧唐书·德宗纪》:贞元二年正月丁未,“国子祭酒包佶知礼部贡举。”^⑨此年窦牟中进士,乃包佶所擢,则包佶又是窦氏兄弟的尊师。元和八年包佶卒,其丧归润州途经广陵,隐居于此的窦常作《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词》悼之,身受包佶擢举之恩的窦牟,亦作《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挽之,着力赞颂了长者包佶的德音风韵,以及在朝中的影响,并对包佶的故去表现出沉痛的哀悼。

6. 李益

李益诗名早著,与窦牟有共事之谊。元和五年李益任河南少尹,时窦牟为洛阳令^⑩,二人同在洛阳共事,往来较多。窦牟初到洛阳时作《缙氏拜陵回道中

①《全唐文》卷六〇五,第6111页。

②《全唐诗》卷三七〇,第4160页。

③《全唐文》卷六二七,第6329页。

④《旧唐书·窦群传》云:“群奏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吉甫以羊、吕险躁,持之数日不少,群等怒怨吉甫。”(第4121页)《新唐书·窦群传》同。

⑤《全唐诗》卷三七〇,第4162页。

⑥《全唐文》卷六二八,第6339页。

⑦包佶生平事迹见于权德舆《祭秘书包监文》、《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附传、《唐诗纪事》卷四〇、《唐才子传》卷二。

⑧《唐才子传》卷三云:“佶天才瞻逸,气宇清深,心醉古经,神和大雅,诗家老斫轮也。与刘长卿、窦叔向诸公,皆莫逆之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9页)。

⑨《旧唐书·德宗纪》,第352页。

⑩参《唐才子传校笺》卷四《窦牟》。

呈李舍人少尹》，诗云：“忽忝诸卿位，仍陪长者车。礼容皆若旧，名籍自凭虚。上路花偏早，空山云甚余。却愁新咏发，酬和不相如。”此诗用语甚为恭谨，很有分寸地表达了对李益的尊敬。而随着二人友情的逐步深化，诗的表现方式也有了明显的不同：李益赠酒与窦牟，窦牟作《李舍人少尹惠家酝一小榼立书绝句》酬谢，诗云：“禁琐天浆嫩，虞行夜月寒。一瓢那可醉，应遣试尝看。”窦牟戏言如此美酒仅赠一小榼，岂能一醉，似在嗔怪李益小气。于是李益作《答窦二曹长留酒还榼一绝》答之，诗云：“榼小非由榼，星郎是酒星。解醒元有数，不用吓刘伶。”调侃窦牟酒量太大，而非自己小气。二诗多戏语，谐谑谈笑、轻松欢快，则知此时二人的关系已非比寻常。

7. 羊士谔

羊士谔，字谏卿。事迹见于韩愈《顺宗实录》、《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唐诗纪事》卷四三、《唐才子传》卷三等。士谔工诗，张为《诗人主客图》与张祜、元稹同列入“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之“入室”。

羊士谔与窦群友善。元和二年，窦群为吏部郎中时曾作《雪中寓直》，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有同题和诗，羊士谔亦有《和窦吏部雪中寓直》^①和之。其后士谔又作《小园春至偶呈吏部窦郎中》、《酬吏部窦郎中直夜见寄》等诗，有云：“驰晖忽复失，壮气不得闲。君子当济物，丹梯谁共攀。”向朋友倾诉心声，表达了其欲有所为的抱负。元和三年窦群、羊士谔、吕温合谋构陷李吉甫，事败，三人同被贬出，窦群被贬为黔州观察使，羊士谔被贬为资州刺史^②，此事大为物议所不容。贬谪期间二人仍有诗作往来：窦群在黔州作《雨后月下寄怀羊二十七资州》、《冬日晓思寄杨（羊）二十七谏卿》，寄托了对友人的思念。羊士谔作《寄黔府窦中丞》酬之，诗云：“汉臣旌节贵，万里护牂牁。夏月天无暑，秋风水不波。朝衣蟠艾绶，戎幕偃雕戈。满岁归龙阙，良哉仁作歌。”与窦群共勉，虽遭贬谪，而雄心犹在，对前途满怀信心 and 希望。

据上文可知，与五窦交往的文学家多为官阶、身世相近的同僚，有些曾与五窦共事一地，工作和生活上广泛的接触，使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五窦与文学家们的交往，少了与上司交往中的拘束和禁忌，多了

①羊士谔：《和窦吏部雪中寓直》、《小园春至偶呈吏部窦郎中》、《寄黔府窦中丞》，见《全唐诗》卷三三二。

②《旧唐书》卷一五五《窦群传》：“群奏刑部郎中吕温、羊士谔为御史，吉甫以羊、吕险躁，持之数日不下，群等怒怨吉甫。三年八月，吉甫罢相，出镇淮南，群等欲因失恩倾之。吉甫尝召术士陈登宿于安邑里第，翌日，群令吏捕登考劾，伪构吉甫阴事，密以为闻。帝召登面讯之，立辩其伪。宪宗怒，将诛群等，吉甫救之，出为湖南观察使。数日，改黔州刺史、黔州观察使。”（第4121页）《旧唐书》卷一三七《吕温传》：“宪宗异之，召登面讯，其事皆虚，乃贬群为湖南观察使，羊士谔资州刺史、温均州刺史。朝议以所责太轻，群再贬黔南，温贬道州刺史。”（第3769页）《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载此事略同。

朋友间的轻松和随意。在彼此的酬和诗中,也能尽情地抒发内心真实的所感所想,其诗更显质朴真诚,比起五窦与上司间应酬多于真情的奉赠酬答之作来,这些诗自然更具艺术价值。另外,和文学大家的接触,自然也提高了五窦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诗风的直接影响,这在窦巩的诗中就有表现,如白居易赏识窦巩的七绝,曾收入《元白往还诗集》,表明窦巩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和元白一派有相近之处。

三、五窦与中小官吏及隐士、方外之人的交往

1. 房孺复

房孺复,房琯之子。《旧唐书·房琯传》曰:“少黠慧,年七八岁,即精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①贞元初拜杭州刺史,以妻杖杀侍儿事贬连州司马,后移辰州刺史,十三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平可见《旧唐书》卷一一一、《新唐书》卷一三九《房琯传》附传。

房孺复与窦常有来往。贞元初窦常有《奉寄辰州房使君郎中》赠之,将房孺复比作曾遭贬谪的贾谊,并宽慰之,实属不伦,亦可见窦常才思之狭。房孺复作《酬窦大闲居见寄》^②酬之,向窦常倾诉了自己遭遇贬谪的不满和由此产生的退隐之意。

2. 宇文籍

宇文籍,字夏龟,行十,元和初登进士第,武元衡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辟为从事。后因得罪武元衡贬为江陵府户曹参军。曾参与编修《顺宗实录》、《宪宗实录》,专掌史笔,太和二年卒。《旧唐书》卷一六〇本传云:“少好学,尤通《春秋》……性简澹寡合,耽玩经史,精于著述,而风望峻整,为时辈所推重。”^③

在现存的窦诗中,宇文籍是得到窦氏兄弟赠诗最多的,窦群和窦巩的诗作中曾多次出现宇文籍:贞元十八年,窦群被徵入朝时,曾表宇文籍自代^④,二人应早有交谊;后窦群入朝经潼关,作《经潼关赠宇文十》,向友人倾诉自己即将踏入仕途的喜悦和兴奋。

窦巩的诗作中写给宇文籍的诗有三首。其中《汉阴驿与宇文十相遇旋归西川因以赠别》、《襄阳寒食寄宇文籍》均作于元和八年窦巩在襄阳任山南东道掌书记时,前诗云:“吴蜀何年别,相逢汉水头。望乡心共醉,握手泪先流。宿雾千山晓,春霖一夜愁。离情方浩荡,莫说去刀州。”朋友久别重逢心情很是激动,以至心醉泪流,情谊相当深厚。

①《旧唐书·房琯传》,第3325页。

②《全唐诗》卷二七二,第3060页。

③《旧唐书·宇文籍传》,第4209页。

④《旧唐书》卷一六〇《宇文籍传》云:“窦群自处士徵为右拾遗,表籍自代,由是知名。”(第4209页)

3. 杨郇伯

杨郇伯,生卒年不详,唐德宗、宪宗时隐士。事迹散见于《北梦琐言》佚文、《唐诗纪事》卷二九。

贞元初窦常隐居广陵时,与杨郇伯就有来往。后窦常出仕,曾作《途中立春寄杨郇伯》赠之:“浪迹终年客,惊心此地春。风前独去马,泽畔耦耕人。老大交情重,悲凉物外亲。子云今在宅,应见柳条新。”窦常终年奔波于幕府之间,羁旅途中恰逢立春,不禁引发了对当年自在的隐居生活和隐居的友人的怀念,而今好友不得相见,窦常只能以遥想的方式来表达对杨郇伯的思念。

4. 苻载

苻载,字厚之,大历末年与杨衡、王简言、李元象同栖于青城山,建中初又相约同隐庐山,称“山中四友”。后历佐节度使幕,元和七年八月,自浔阳迁其妻李氏灵柩归葬凤翔,其后行踪不详^①。苻载以王霸之佐自许,为文长于描绘,有多篇作品传世,柳宗元称其“艺术志气,位时闻人”^②。

贞元十八年苻载曾入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其时窦常也在淮南幕府,为幕府同僚,当有交往。另外,窦庠有《醉中赠苻载》,诗云:“白社会中尝共醉,青云路上未相逢。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窦庠用“白社”^③之典,说明彼此在贫贱落魄时曾为至交。

多年的仕宦生活使五窦结识了很多朝中官员,并和他们多有往来。而除了宇文籍与窦氏兄弟保持着深厚友情外,大多数人和五窦没有深交,彼此间只是简单的敷衍应酬,在其诗作中也表现为单纯地赞扬、勉励等客套之语,较为平淡。五窦长年的隐居生活造就了他们幽雅的情性,同时也促成了五窦与隐士的交往,共同的精神追求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隐居期间五窦与隐士们过从甚密,五窦出仕之后,仍旧难舍对山野林泉的眷恋和对友人的思念,在仕途奔波中与隐友们仍保持诗歌往来,而这些诗则恰巧体现出五窦在眷恋爵禄的同时,寄想归隐的复杂心情。

当然,五窦的交游之所以如此广阔,是和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际遇、个人情性有密切关系的。首先,窦父叔向在代宗朝曾为左拾遗,有卓绝之行,时人赞其“振铎而雅什风行”^④,以致“远振佳名,为文物冠冕”,当时的“名流才子,多

①苻载事迹可见其所撰《荆州与杨衡说旧因送游南越序》、王定保《唐摭言》卷二、《郡斋读书志》卷四中、《北梦琐言》卷五、《唐诗纪事》卷五一、《太平广记》卷二三二。

②《全唐文》卷五七六柳宗元《贺赵江陵宗儒辟苻载启》,第5827页。

③白社,比喻隐士居所,典出自晋·王隐《晋书》:“董京字威辇……太始初,值魏禅晋,遂被发佯狂,常宿于白社中……著作孙楚就社中与语,遂载以归。”

④《全唐文》卷六一三羊士谔《左拾遗内供奉赠使持节舒州诸军事舒州□□□□窦府君(叔向)神道碑》,第6189页。

仰飙尘”^①，窦氏昆仲亦因此为人尊敬。另外，唐代科举取士极其严格，进士数量极少，而窦氏兄弟却有三人中进士，这在当时乃至整个唐代是十分少见的。五人又俱出仕，皆能诗，和这样出身名门且扬名科场的人交往，无形中也会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正如韦渠牟云：“故旧相逢三两家，爱君兄弟有声华。”^②这是时人乐与之交游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窦氏兄弟都曾长时间隐居、仕宦，在隐居期间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隐友，如杨郇伯等。他们又曾多次入幕、游宦，如窦常曾历泉府从事、淮南节度参谋等职；窦牟历河阳、昭义节度从事等职；窦群曾为于頔所辟，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窦庠历商州从事、武昌节度推官、东都留守判官等职；窦巩曾入滑州、山南、荆南、平卢节度使幕，结识了许多地方官和幕府文人，如杜佑、韩皋、苻载等，关系十分融洽，交情深厚，多有诗歌酬答。此外，五窦性情大都温厚敦雅。窦常居长，进士登第最早却二十年不仕，其原由很简单，叔向去世，身为长子的窦常担负起养家之任，足见其孝悌之德。窦牟待人接物，宽厚仁和，且奉职守官，谨慎有礼^③；窦庠则重信义，笃友情。至于窦巩，性温雅，多不能持论，白居易等呼之为“啜菽翁”^④，可见乃一不善言谈、温良敦厚之人。窦常、窦牟、窦庠、窦巩兄弟四人皆奉职守官，既非碌碌无为之人，也非有宏图远志者，可谓平凡中庸，且四人为人皆平近谦和，克勤职守，易于处理好上下级、同僚间的关系，在友人和时人中口碑较好，这也是五窦亲朋众多的原因之一。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唐中下层士人独特的生活、交游、情性特征，颇有代表性。

作者工作单位：雷恩海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田玉芳 兰州商学院

①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四《窦叔向》，第84页。

②《窦五判官罢举赴商州辟书袖文相访书怀话旧因抒鄙辞》（附四部丛刊三编本《窦氏联珠集》窦庠诗后）。

③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云：“六府从事，凡且百人，有愿奸易险贤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与信，卒莫与公怨嫌者。其为郎官令守，慎法宽惠不刻；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恺悌，得师之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26页）

④白居易：《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九）云：“论笑杓胡律，谈怜巩啜菽。”自注：“窦七巩善谈谑，而口微吃，众或呼为吃巩。”（第4878页）